

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 1999 年提出 21 世纪领导人将由管理别人转向管理好自己。他认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位伟大人物都无不是管理好自己的典范, 好的自我管理者必须回答五个问题。而“我是谁”是五个问题里的第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即使成为伟大人物和领导者不是我的目标,“我是谁”也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自我拷问,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不停地向社会说明的问题,个人本质问题。

一个社会人是需要身份识别的,自打出生就有血缘、性别以及其后的姓名、籍贯、学历、身高、血型、配偶、政治面貌和工作经历什么问题,不仅仅是什么组织和个人需要了解你,你自己也需要不停地完善,这反映着你这个人的概貌,构成你作为社会人的“人力资源”质量。在反映一个人的概貌要件当中,血缘、姓氏是要要件,它能够回答你是从什么地方来,你是谁!

我姓王。这个中国第一大姓,在高邮也占姓氏人口的 7.32% 的姓,有“500 年前是一家”这句老话来说,我在高邮有很多亲戚。有人会说我老家是兴化的,不能算纯粹的高邮人,我是坚决不能认同的,我出生在高邮。我现在出版或者发表作品需要有作者介绍的都注明自己是江苏高邮人,供职于某单位。哪怕是临时工的身份也不难为情。

500 年前我祖上或许就是高邮的,300 年前迁徙到了兴化,再 65 年前我爷爷带着我父亲回到高邮。我的这个假设不是没有可能, 现在的高邮城里人有几个往前推两三代子不是三垛或者车逻的乡下人? 汪曾祺的祖籍徽州歙县,可他就是自称高邮人,加一个扬州都不愿意。他儿子汪朗,著名的美食作家,做自我介

我是谁,这是个问题

□ 王树兴

绍也说得明明白白:祖籍江苏高邮。这意味着什么,做何地人其实可以是一种选择,看你对这个家族生息繁衍的故乡、生你养你的地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自称高邮人,除了他是高邮女婿,更有着他 对高邮的深厚感情。

我们家没有族谱,也没有记述宗亲关系的只言片语。我爷爷单传,我父亲单传,且他们都大字不识一个,寻根问祖也就只能到我爷爷这辈,我耳聋八岔的父亲年近八旬,委实也说不出什么老王家的历史。这也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去做家族亲缘关系的厘清,也不去做祖籍所在追溯的原因。从功利角度来说,怕也找不出能够给我写小说的素材。

我们王家是什么家庭好像并不重要。直到有一天女儿作为一个问题问到我,我不得不回答,我才认真地审视这个问题。我沉吟半晌,说我们家是工人家庭。再想想,也不实事求是,我早已脱了工人身份,家里除了我都是硕士以上学历。于是我又心虚地说,大概应该算知识分子家庭。我忽然意识到这种改变,这种改变的意义。转而我理直气壮地要求女儿,我们都这种家庭了,你要进步,可不能让这个家庭“瓦匠吃晚饭往下爬”。到此为止,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一个家庭以及家族成员身份认同对后人的激励作用。

最近在高邮《姓氏文化研究》期刊里读到乡贤姜恩柱为宗谱

的题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励族人勤奋进取。“也读到伟大的毛泽东同志语录:“一个中国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漂泊多远,编入宗谱,列入门墙,祭先祖祖,托庇于列祖列宗的福荫下,总是他最大的心愿,人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以及认同感。”我惊叹,宗谱可激励族人,对整个中华民族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高邮的文化领导和有识之士组建了“高邮市姓氏文化研究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物力,这是惠及乡里,也是造福后代的事情。该会这本旨在寻根、探索、传承、研究的《姓氏文化研究》期刊,让我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启发。

我想,假如我祖上是赫赫有名的“高邮王氏父子”,我的追求大概不会是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脱学去当一名工人。家学、家教、家风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女儿考研究生,择业选文化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家庭影响、父亲职业的改变。

受此触动,我决定开始撰写我们王家的家谱。有胜于无,家谱就从祖父开始记述。

不由得感慨,现在的家谱载体是多么好,除了纸质的书写,还有电子版的,网络云储存大数据作支持。不像过去会因战火或者灾难而毁坏,也不会因迁徙辗转而遗失。除了文字,我们还能够留存下有关我们家族生活的图片、音频、视频。

下次,我移民新西兰的小女儿回来,我会给她很特殊的家族传承,一份《王氏家谱》。要让她知道中文姓氏,让她知道出生在高邮,让她知道她是中国人的血脉。

看看,家谱的作用和意义这就很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殷君旭明惠赠墨宝
有谢,调寄一剪梅

□ 蒋成忠

那博书才殷旭明,翰墨峥嵘,儒墨馨馨。
霜毫一点乐蓬瀛,倜傥风清,潇洒云情。
高格豪雄艺日精,意贯娉婷,气贯心灵。
感赠璧宝谢仁卿,陋室丰盈,妍雅温馨。

拽,这个字有三种读音:

一读 yè ,同曳,牵、拖、拉的意思;在古代作品中还作“船桨”用。

二读 zhu ā i ,抛、扔的意思。这一读音和用法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其实,在唐诗中就出现过。如黄滔《断酒》:“免遭拽盍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在江淮方言中这一读音和用法有时也会出现。夫妻俩吵架,各不相让,女方气势亢盛,怒气上来拽碗盍损盆,男方更以言词相激,事后女方大哭一场,那碗盍锅盆毕竟是自己的血汗钱买来的啊! 林语堂与廖翠凤的和谐相处成为历史佳话。林语堂认为,夫妻吵架是双方的事,多一句不如少一句,一方吵嚷,另一方沉默,一方再吵嚷就会感到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没趣了。有时林语堂还会刮一下廖翠凤那美丽的鼻子,于是双方怒气冰释,哑然失笑。

在江淮方言中,还有“拾砖头把人拽”的喻意句。某局 J 副局长,为人心计,一直觊觎局长的位置。K 局长性格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有时也有违纪的地方。J 副局长一直关注着 K 局长的一言一行。K 局长的父亲去世了,有的土豪便乘机送人情,逢迎拍马,以便今后得到 K 局长的关照。(最近新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土豪”列为词条收入:富有钱财但缺文化与正确的价值观者。)有的人贿赂了当权者,不吭声,有人说某人“贿德”不错(既然是贿赂,哪里还讲什么德性,真是

拽

□ 朱延庆

部下 W 科长。W 科长两年来一直是以副代正,对 K 局长当然心怀不满。J 副局长请 W 科长来到办公室,讲述了 K 局长利用父亲去世之机大肆敛财的情况,极力怂恿 W 科长举报,并说手中有 X 老板的讲话录音为证。W 科长想,举报违法者是为了维护党纪国法,声张正义,不是为了泄私愤、图报复;再说,我并没有看到 K 局长及其妻子如何如何,你 J 副局长手头有录音为什么不举报呢?你是拾砖头把我拽啊!W 科长含糊其词地表了个态,过后就此作罢了。在茫茫人海中像 J 副局长这样居心叵测者并不少见。正直和善良是做人的两种基本道德,J 副局长却都没有。

三读 zhu à i ,拉扯,用力拉。《红楼梦·一百回》:“忽听宝蟾一嚷,才瞧见金桂在那里拉住薛蝌,往死里拽。《红楼梦》中的语言与江淮方言的关系很是密切,“拽”的第三种读音及用法在江淮一带很有生命力。如果一个人意向、决心已定,不管怎样往死里拽是拽不回头的。什么事得自己把握好方向,自己拽往自己。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

对于自行车,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怀有一种眷恋的情结。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城上的大街小巷,还是农村的土路田埂上,随处都能看到人们骑自行车的情景。自行车在那个年代是人们出行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或运输工具。人们上下班,走亲戚,到集镇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农用物资,都离不开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被列为家庭添置三大件之一,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购买一辆自行车,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再说那个年代各种物资还十分短缺,即使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更何况没钱呢!

至今,我还记得我购买第一辆自行车的情形以及后来对之珍爱的情态。

那是一九八三年秋学期,我被公社文教组(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教育中心校)安排到本公社离家约五公里的中间学校教学。平时住校,星期天回家,来回全靠步行,单程走得快,至少需要半小时,十分不便。我很想买一辆自行车来代步,但苦于无处可买。一个星期天,听人说沙堰供销社近几天有自行车销售,但需凭券供应。这是一个既让我惊喜,却又令我失望的消息。供销社虽然有车供应,可我手中无券想买也是空想。在实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强烈的买车欲望驱使 我冒昧地径直去供销社办公室向供销社主任求助。供销社主任与我仅是面熟,平时没有打过交道。但他还是热情地接待我, 听我讲了我的困难及购车的渴望后,不知是出于对我的同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供应给我一辆自行车,并为我写出一张便条,让我到门市上找营业员去买。这令我喜出望外,连声道谢。就这样我花了近五个月的工资 170 元钱(每月工资 34.50 元),买到了一辆无锡产的长征牌自行车,虽不是永久牌、凤凰牌、飞鸽牌等名牌自行车,但我也心满意足了。

当我抚摸着新买来的长征牌自行车, 心里的高兴难以言表。我早在一九七四年高邮师范上学时就学会骑自行车了,其间也骑过自行车,但都是向别人临时借来骑的,如今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能不高兴吗!我把新买来的自行车直接推到自行车修理铺,花了 2 元钱,请修车师傅为我将新车再整一整(将新车各部件螺丝拧紧,将车轮调圆调正等养护工作),这才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飞速地骑回家,也让家人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幸福。

回到家,一家老小都围着车子左看右看,不时地用手摸摸车身,和我一样喜悦留在脸上。妻子嗔怪道:“花那么多钱买这车,你怎么舍得,心疼吗?”妻子仅是嘴上这么说,其实她早就劝我买车

了。有了车平时能够有机会多回来帮她料理家务和干地里农活,心疼的只是买车几乎花光了全家的积蓄。

从此后,这辆长征牌自行车陪伴我上下班,为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当没事时,我都要用抹布把车子前前后后擦个遍,保持纤尘不染。每天晚上,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总把它推到屋里,以防风霜雨雪对其侵蚀。在学校,有同事向我借骑自行车,嘴上大方地说,“好说,尽管骑。”可心里舍不得,生怕磕碰到哪里。一次,同事借骑后还车给我,歉意地对我说,他骑车不小心摔了一下,车龙头上的漆擦掉了一小块。我表面上装着毫不在乎地说:“不要紧,不就是擦掉一点漆吗。”骨子心里疼不已,立即走上前去察看, 那样子不是车上

的漆擦掉,倒像是自己孩子身上的皮肤被碰破了似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待自行车逐渐有所懈怠,车子擦得没有刚买回来时勤,但车子依然如故地陪伴我。上下班供我驱使,它不辞辛劳;走亲戚,带上一两个人,它任劳任怨;当运输工具驮农药化肥,它默默忍受,就这样它陪伴我近二十年。由于时光的砥砺,加上它的过度辛劳,以及当时农村的路况较差,车子和人一样,伤痛累累,逐渐老化。我无数次把它送到修车铺维修、更换零部件,先后换了脚蹬、座垫、内胎、外皮、钢丝、罩壳、钢圈、书包架、前叉义、链条、大小飞,甚至连三角架也换掉了,到了最后,除了车龙头是原件外,其他部件都已被调换得面目全非。

直到二〇〇二年,我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才让它退役。但我舍不得将它卖废品,依然放在家里。偶尔我也把它推出来,将其身上的灰尘擦拭擦拭,以聊表我对它的不舍情怀。它以后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它被淘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我们生活进步的表现。

“这车干净亮堂,乘坐舒服,上下方便,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庄上通了公交车,是我们祖祖辈辈想都没想过的事呀,现在上街购物、出门办事搭车多方便啦!”“如今,庄上的公交车通到镇里,镇上的公交车连接城市四面八方,真正实现了客运公交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生活大变化了。”这是庄上人自通上公交车后,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大实话。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乡下人,见证了乡村交通变化、老百姓生活的历史和现状。老家地处水荡地区,村庄偏僻,四面环水,过去出门不是撑船就是荡浆,有时还要过摆渡、河宽、桥多、路窄、荡大,成了老家的“水乡风景图”。以前,住着六百多户三千多人口的大庄子,仅有庄北的一座小木桥与外连接相通,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庄上人要想上越街十分不容易,要想出越远门更是难上加难了。

记得一九八〇年夏季,我参加了高考,距离庄子二十里外的街上的临泽中学,是高考地点。我过小桥、走小路,步行三个多小时才赶到我的地。三天考试结束,记得那天傍晚下起了雷阵雨,风在吼,雨在下,我和一道参加高考的几个同学,冒雨摸黑往家赶,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滑倒了又爬起,跌了几个跟头,夜里十点多钟才到家。早已等候在庄北桥头拎着马灯的老母亲,望着浑身湿透、满身泥巴的我,十分心疼,一把搂着我说:“乖乖,到家就是好,妈妈这才放心。”随后,还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唉,生在乡下,这路多难走啊!”

提到交通不便、出行难,还有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九八五年农历正月初六,是我结婚的日子,当时就是因为出行不方便让父母犯了愁。为筹办结婚当天酒席,需要买厨料等必需品,初四一大早,老父亲跟生产队借了条木船,顺便堆上二三十捆芦柴,撑船打篙近三十里,到兴化城卖了芦柴,打回厨料,吃

了不少辛苦。结婚当天,妻子也是坐的扎得红红火火的“新娘子船”,俗称“轿子船”,走水路被接回家的。地处偏僻的

庄子,不通公路、不通汽车,出行不知有多难。如今,庄上通了公交车,快捷又方便。俗话说:“要得富,先修路。”近年来,庄上发挥荡滩资源多、养殖面积大、集体经济好的优势,大力兴办民生实事项目,加快路桥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庄上,先是通了沙石路,后又铺成立砖路,直到如见全部建成了水泥路,路两旁栽上了常青花木,配备了养路工、保洁员,投入数十万元新建了通庄的“凤凰桥”“菜花桥”“十号河大桥”,装上了照明路灯,解决了“行路难、过桥难”等问题,庄上人生活如同爬楼梯吃甘蔗——步步高、节节甜。去年元旦庄上通上公交车,村民们更是喜上眉梢、乐在心头。

过去穷乡僻壤,如今交通兴旺。庄子东连甘临路、西接安大路,北靠营舜路,庄上公共交通集镇,集镇交通更发达,不仅有开通县城的短途公共汽车,还有近开“宁、镇、扬”、远达“苏、锡、常”、直通“大上海”的长途大巴,通过坐公交,还能直通扬泰机场、京沪高速。过去上街好似相距千里,现在去京沪如同近在咫尺。我儿子、媳妇在苏州工作、定居,逢年过节回来方便自如,私家车三小时可到家;孙子在集镇上幼儿园,来去车辆接送;近距离办事,出远门旅游,坐上通庄的公交车想到哪能到哪。

庄上通了公交车,不仅圆上了庄户人盼望多年的“班车梦”,而且也使城乡交流、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孟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